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 
第一百四十五回 余秀英敬獻光明鏡 王元帥允從美滿緣

卻說傀儡生問道：“究屬何事，非我不行？尚望明以教我，好聽驅使。”玄貞子道：“只因一塵賢弟前去余秀英那裏盜取光明寶鏡，聞得余秀英頗念鳴皋，一塵賢弟即乘其機會，面與秀英說明，勸其來降。秀英雖即答應于三日後到此，並送光明鏡前來，今已交第三日，尚未見到，元帥頗以此為憂，所以欲令賢弟前去一走，使他早前來。而況賢弟前曾為他兩人結十世宿緣，此時前往，究竟較別人著力。故此這件事非賢弟不行。”傀儡生道：“原來如此。兄豈令弟重為月下人乎？且俟今日夜半，看渠來否。若果不來，小弟明日當即前去便了。”當下王守仁大喜，又與那三人通問名姓，原來是自全生、臥雲生、羅浮生。王守仁又與他三人謙遜一回，玄貞子即邀他等入後帳而去。一枝梅等也就退出，各回本帳。到了黃昏時分，玄貞子又命人出來與王守仁說道：“今夜請元帥稍待，恐怕余秀英要來。若至三更以後不到，元帥再請安睡。”王守仁答應。那人仍回後帳而去。不一會，王守仁用過晚膳，就在帳中取了一本兵書，在那裏秉燭觀書。看看將近三更，並無人來。

又坐了一會，已是三更時分，仍不見動靜。王守仁暗自說道：“光景今夜未必前來了，我何必在此久待？不如且去安睡，俟明日再請傀儡生前去一往。”正自說著，忽聽帳外一陣風聲過處，那帳中所點的蠟燭光晃了兩晃。王守仁正要說“這陣風來得好奇”，一句話尚未說出，只見公案前立了三個絕色的女子。中間一個頭戴元色湖縐包腦，一朵白絨球高聳頂門；包腦上按住一排鏡光，閃爍燦爛耀奪目，身穿一件元色湖縐緊身密扣短襖，腰系元絲帶，下穿一條元色湖縐套褲，緊緊系著兩只褲腿，腳踏一雙皂羅鞋；由頭至腳周身玄色，愈顯得柳眉杏眼，粉臉桃腮。兩旁站著兩個女使，也是周身玄色，雖不如當中一個美貌，卻也生得體態輕盈。各人手執寶劍一口。王守仁看了一回，只聽當中一個嬌聲問道：“上坐者莫非就是王元帥麼？”王守仁見問，也就問道：“你系何人？問王元帥則甚？敢是要來行刺麼？”那女子又道：“何相疑之若是！一塵子豈未將情說明麼？”王守仁聽說這句話，知道是余秀英了，便問道：“你莫非余秀英不成？”那女子道：“正是余秀英。但不知元帥現在那裏？一塵子現在何方？請即出來，我有話面講。”王守仁道：“我便是元帥，有話只須講來便了。”余秀英聽罷，跪下去先行了禮，然後站立一旁，說道：“罪女不識元帥尊顏，有驚虎駕，尚求勿罪。一塵仙師前者回營，不知曾否將罪女的委屈在無帥前面稟一切？現在何處？敢勞元帥飭令請來，以便罪女聲明一切，並有要物獻下。”王守仁聽說至此大喜，即刻命人將一塵子請來。

一塵子聽說余秀英已來，便拉了傀儡生一齊進入大帳，一見余秀英道：“小姐真信人也，可喜可喜！”余秀英見一塵子進來，又見同來一個，仔細一看，卻是傀儡生。因先與一塵子施禮畢，復又問一塵子道：“此位莫非傀儡老師麼？”一塵子道：“正是。”余秀英即刻扭轉身來，向傀儡生行了一禮，然後說道：“老師道法高明。久深景仰。前者多多冒犯，尚求寬其既往，勿再掛懷為幸。”傀儡生道：“不知者不罪，而況小姐今已有心歸正，將來共立功業，真是難得。”一塵子便插言說道：“小姐前日所囑各節，某已于元帥前歷歷言之，早蒙元帥俯允，可以勿再慮及。惟光明鏡曾帶來否？尚望早為奮下。”余秀英道：“既蒙老師介紹，又蒙元帥俯如所請，區區之物，敢自失信？現已帶來，即請察核。”說著，就在腰間取出一面小鏡，約有酒杯大小，遞給一塵子手中。

一塵子接過來仔細一看，卻是此物，尚恐王守仁不能堅信，因與守仁說道：“元帥不知，此鏡實為希世之寶。可請一試其異，以覘秀英敬獻之誠，何如？”王守仁道：“仙師既有言在先，余秀英又如期而至，已自誠信無欺，何必再驗？然本帥確不知此鏡之異，既仙師如此說項，本帥便如命以觀，但不知如何驗法？”一塵子道：“元帥可將燭光熄滅，便驗得此鏡實為希世之珍了。”王守仁大喜，隨將案上燭光一口吹滅，又將帳內燈光概行熄去，這大帳內，登時黑暗起來，彼此全不相見。一塵子遂將光明鏡取出，向帳中一照。實也奇怪，即刻滿鏡通明，有如一輪明月照耀空際。王元帥喜不可極，當下便請一塵子好生收藏，重又將燭光燃點起來，向余秀英說道：“小姐如此誠信，不吝希世之寶，為國家掃除逆藩，本帥欽佩之至。一塵仙師所言一切，本帥無不樂從。將來功定之時，不但本帥可以自主，且可為小姐奏明聖上，以表功勞，與徐將軍共遂百年之願。”

說到此，只見余秀英臉上一紅，登時跪下謝道：“蒙元帥成全之恩，罪女敢不願效犬馬之勞！”王元帥見他如此多情，實在暗羨他能棄邪歸正，又說道：“小姐，你且起來，不須如此。本帥尚有話與小姐熟商，仍望小姐勿卻。”余秀英見說，便站起身來，仍在原處立定，因問道：“不知元帥有何見諭，即乞示明。”守仁道：“只因此事非小姐獨力不行，但不知小姐尚可允諾？”余秀英道：“元帥吩咐，雖赴湯蹈火，亦所不辭。”王守仁道：“徐鴻儒那裏有一柄溫風扇，想小姐定然知道呢？”余秀英道：“也曾聽我哥哥說過，頗為利害。罪女雖在他那裏，卻不曾見過此物。這溫風扇卻是陣中緊要之物，元帥既言及此，莫非使罪女去盜麼？”王守仁道：“前者河海仙師也曾去盜，只因為徐鴻儒隨帶身旁。昨日諸位仙師與徐鴻儒比斗劍術，後來徐鴻儒比敵不過，他的拂塵為玄貞仙師收去，他便取出溫風扇來，欲施詭計，後來亦為玄貞老師解之，本帥曾親目所視。今擬再煩小姐，將此物盜來，將來與徐將軍建立功業。現在本帥這裏諸事齊備，只少此一物。若此扇一經到手，便可前去破陣，幸小姐勿辭。”

余秀英聽罷此言，當下說道：“罪女原不敢卻，然亦不敢極口應承。總之竭力設法，以副元帥之屬望，惟不能克期送來。一經到手，即當敬謹送至帳下，彼時罪女卻不能親自送來。”當下即指著左邊一個使女說道：“當令這拿雲丫頭送來便了。”王元帥聽說，見他已允，好生快樂。因又諄囑一番，余秀英唯唯聽命。王元帥把話說過，余秀英又道：“此間不便久歇，恐防耳目，請從此別。何日破陣，當為內應便了。”王元帥又道：“本帥還有一事相托：小姐前去敵營，務必急速將徐鳴皋妥為安置，雖曰災難難逃，究竟有人照應與無人照應，大有區別。小姐幸即奮意勿辭。”余秀英聽了此言，正是心中第一件緊要之事，那得不唯唯答應，說著便辭了一塵子、傀儡生、王守仁，登時帶領著兩個使女，飛身出了大帳，望賊營而去。

王守仁見余秀英去後，復與一塵子、傀儡生兩人說道：“余秀英能如此棄邪歸正，真算難得。而且這女子美貌中頗有英雄氣概，真與徐鳴皋一對好夫婦。若非一塵大師善為說項，勸其歸降，不但本帥無此臂助，且不免埋沒他一番用心了。今者他又見義勇為，不辭勞苦，雖將功成之後，給他們兩人成就良緣，然亦一塵仙師之力也。”一塵子道：“元帥有所不知，今日雖為貧道勸令來歸，然推本窮源，設非傀儡造就在前，使他二人已結十世姻緣，便是貧道也無能為力。”彼此又說笑了一陣，然後備去安睡。不知余秀英何日纔將溫風扇送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